

锦绣桐城



桐城文庙 吴菲供图 版式：伟东

斯文

魏振强

三十多年前从皖东老家往安庆，过巢湖、庐江，车子在舒城县军埠镇拐弯，驶上合安公路，窗外的景致渐有不同：公路两边一一闪过的集镇，商铺林立，人来熙往，颇有些繁华景象；更远处，田野开阔而喧闹，另一边的山坡上则是茂密翠竹，暮日的阳光打在竹林间，一根根挺拔的竹子披着光，颇似一位位正在山坡上行吟的书生。

那些集镇隶属桐城，名曰大关、吕亭、新安渡……彼时桐城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、红火异常，诸位桐城派领袖的气息仍在人间弥漫，他们身后的故土上文脉绵延，一棵棵修竹一般的桐城少年正在拔节、生长。

三十多年弹指一过。合安公路已是旧貌换新颜，大关、吕亭、新安渡亦非昔日模样，不变的是桐城的文脉。得文脉滋养的那些少年有的已是卓然大家，成为文都的荣耀和勋章；更多的人虽然默默无闻，但言行举止中流淌着的斯文，又成为一茬茬少年的宝贵营养。

斯文是桐城的财富，是桐城大地上的锦绣文章。

人文秀出龙眼山

李国春

桐城派一代文宗戴名世曾说：“吾桐山水奇秀，甲于他县。”又说“江北之山，蜿蜒磅礴，连亘数州，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在吾县。”这“奇伟秀丽绝特之区”特指桐城北部的龙眼山。

少年的戴名世曾长年往复于龙眼山道，见山峦起伏，绝崖深处林壑幽邃，大为感慨：“每望龙眼诸峰在烟云缥缈之间，未尝不神往也。”探源寻迹，令戴名世神往的龙眼山，不仅仅有草木岩壑之美，更让人称道的是山中有淑气，陶冶人的性灵，人居其间，朝吸沆瀣，暮染烟霞，借山水的宁静，潜心苦读。戴名世的老师潘江晚年居龙眼山读书著述，成为一代诗伯，这一人生经历，就是人借名山陶淑其真性的最好例证。潘江幽居河墅，于大道衰微之际，“悠然抱独守残，振音于空谷之中”。朝廷征召不就，甘为逸民而终其一生，松柏之操，连大学士张英也对他崇敬有加，成为当时及后来桐城读书人的榜样。

潘江先生辑纂的《龙眼风雅》正、续编，收录桐城自明代初年至清康熙初近300年间计500多位诗人作品，这些诗人都是桐城读书人，他们的人生际遇不一，而志气相同，读这些士人的诗作，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与龙眼山一草一木是多么的亲近。

桐城世家大族多与龙眼山结下不解之缘，这些读书人家除城里庭园而外，在东西龙眼山都营造有别业，供子弟读书，如著名的山中庭园“椒园”“泻园”“河墅”“玉屏山庄”“寒

知阁”“媚笔山房”“西山精舍”等建筑，虽早已毁废不存，但至今仍可寻觅到一些踪迹。一代谏臣左光斗，家居城北大街，而在龙眼山也构有多处别业，如“三都馆”等，休假之余，时时读书其中。当被逮下狱后，家人变卖家产营救，他于抗辞正色之际，仍挂念龙眼山别业三都馆可还完好。

其实早在宋代，被誉为“宋画第一”的李公麟，就生于龙眼而归老于龙眼。他描绘的《龙眼山庄图》，将故乡的这座山赋以君子精神及释家的禅悦、隐者风神，以致引来大文学家苏轼题诗二十咏，由衷赞叹：“此间不受尘，幽人亦新沐。”

晚明时代的方以智一生著作丰赡，他将大量的著作呈现给世界，而独留下《龙眠后游记》一文以纪念故土。他在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：“余生长龙眠，岁徜徉其间。”可见他少时即来往山中，陶醉在山水之间，他回忆“幼读书处，在寥一峰下”，身在异乡，仍念念不忘儿时时在故里的山中岁月。方以智一生足履遍海内，但他所向往的是要在龙眼山枕石漱泉，读先人之书，连连发出历尽天下名山，“安能如故乡之山，可以菑畲不买而隐也”的喟叹。

清文华殿大学士张英，一生歌章无数，他留给故土的名篇要数《东西龙眠二十韵》最为动人。他曾说：“自幼至老，好言山林农圃耕凿之事。”这从他的“二十韵”诗篇里可以看出，“结屋龙眠西，沿溪路偏好。”“松间古碑矗，摩读夕阳诗。”

张英一生处庙堂之高，长期以来期冀一朝归老故园，将心与身都融进龙眼山泉隈林下，与天地精神往来。

后期桐城派作家中与龙眼山有缘者更不乏其人。一代理学家方宗诚于咸丰兵乱时曾避居龙眼山东部的鲁硃山，读书、晤友、教学、著书，在此时期所写《俟命录》《志学录》《辅仁录》等著作展现了他济世为民的平生抱负，从山中走出后，阅历大江南北，一展外王之志，被誉为“学优事达，勤政爱民”的循吏。

桐城麻溪姚氏为县内世族、书香门第。姚氏与龙眼山的关系世人皆知，早在清初，官至云南开化府同知姚文燮就在龙眼山中筑黄檗山房，设几案，书史傍列。到了清末，姚氏家族与龙眼山关系更为紧密，由马其昶与姚永概、永朴昆仲三先生写的“西山精舍”记，就记载了马氏与姚氏兄弟幼年读书于精舍的情景，姚永朴写道：“买邑宅西挂车山中，筑精舍于旁，吾兄弟读书其中。”姚永概也写道：“门旁草舍三楹，则余兄弟读书之所也。”马其昶更写道：“三子读书其中，诵声琅琅彻路衢。”

古事已往，不胜枚举。一部《龙眠山志》，充满着桐城读书人多彩的人生故事。

回头再看看戴名世先生在《答朱生书》一文中自道心情：“年来好读书，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。得一得书，往复观玩，可以忘寝食。”戴名世少年时即亲近龙眼山，为龙眼山的深秀所折服，他在《响雪

亭记》《河墅记》等文中反复描写山中读书的乐趣，他那一句“好读书”，该是历史上桐城所有读书人的心情表达。

桐城自春秋时建“桐国”，至唐代至德二年号“桐城县”，历宋元明清数千年，人才接出，文化渊厚，溯其源，人文郁勃长盛不衰，无不与“龙眼山”有着必然联系。后人将龙眼山称作“隐逸之山”。



李国春，安徽省桐城市人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创作诗、古文、新诗、散文、小说等文学作品近百万字，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中华书画家》《厦门文学》《诗词报》《安庆晚报》等多种报刊。致力于桐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。